

<<神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神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6696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6699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冯骥才

页数：453

字数：36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神鞭>>

内容概要

小说《神鞭》是一部充满了津门乡土风味的风俗画式的文化小说，或称津味文化寻根小说，体现了冯骥才小说创作的俗化趋向。

小说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反思，深入到人的心理模式中，进入“集体无意识”层次，择取辫子作为特殊的世俗文化象征物予以审视、剖析，显示其阻碍现代文明的本质，毁弃这一旧质文化自足的价值系统，破坏其对新质文化的同化作用，从民风民俗中剔除其落后、愚昧、野蛮的因素，以建立一个健康、美好的新的文化体系，在风俗习惯、心理行为模式等领域实行真正的变革。

《神鞭》既充满了文化批判精神，又渗透着变革意识。

在冯骥才的文学生命中，《神鞭》称得上一件“古董”，是冯骥才从“伤痕文学”跳到“文化小说”的第一个深深的足痕。

它在“笑傲江湖”18年之后，依旧得到了出版社的青睐。

小说单行本特别设计了很有意思的宣传语：“一条神鞭，甩了十八年，神气犹在；一部奇书，遍传几亿人，都知傻二。

”

<<神鞭>>

书籍目录

乡土·传奇 俗世奇人 炮打双灯 神鞭 三寸金莲 人生·故事 楼顶上的歌手 胡子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
抬头老婆低头汉 老夫老妻 雪夜来客 雕花烟斗 感谢生活 啊！

章节摘录

乡土·传奇 俗世奇人 短语 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，居民五方杂处，性格迥然相异。然燕赵故地，血气刚烈；水咸土碱，风习强悍。近百余年来，举凡中华大灾大难，无不首当其冲，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，既在显耀上层，更在市井民间。

余闻者甚夥，久记于心；尔后虽多用于《神鞭》、《三寸金莲》等书，仍有一些故事人物，闲置一旁，未被采纳。

这些奇人妙事，闻若未闻，倘若废置，岂不可惜？

近日忽生一念，何不笔录下来，供后世赏玩之中，得知往昔此地之众生相耶？

故而随想随记，始作于今；每人一篇，各不相关。

冠之总名《俗世奇人》耳。

苏七块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，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，开所行医，正骨拿环，天津卫挂头牌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，也来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儿一络山羊须，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。

张口说话，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，远近一样响，要是当年入班学戏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

他手下动作更是“干净麻利快”，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，他呢？

手指一触，隔皮截肉，里头怎么回事，立时心明眼亮。

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，上下翻飞，疾如闪电，只听“咔嚓咔嚓”，不等病人觉疼，断骨头就接上了。

贴块膏药，上了夹板，病人回去自好。

倘若再来，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气准各色。

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，凡来瞧病，无论贫富亲疏，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则绝不搭理。

这叫嘛规矩？

他就这规矩！

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，能耐就值七块，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：苏七块。

当面称他苏大夫，背后叫他苏七块，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。

苏大夫好打牌。

一日闲着，两位牌友来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，凑上一桌。

玩得正来神儿，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，往门上一靠，右手托着左胳膊肘，脑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，显然摔坏胳膊，疼得够劲。

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块银元？

他说先欠着苏大夫，过后准还，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。

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，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，脑子全在牌桌上。

一位牌友看不过去，使手指指门外，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

“苏七块”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

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，他推说去撒尿，离开牌桌走到后院，钻出后门，绕到前街，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，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。

不等张四感激，转身打原道返回，进屋坐回牌桌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。

过一会儿，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，把七块银元“哗”地往台上一码。

这下比按铃还快，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，挽起袖子，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，捏几下骨头，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顶上压，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，预备重重挨几下，苏大夫却说：“接上了。”

当下便涂上药膏，夹上夹板，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。

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，苏大夫只说了句：“这药我送了。”

<<神鞭>>

”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儿的牌各有输赢，更是没完没了，直到点灯时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

临出门时，苏大夫伸出瘦手，拦住华大夫，留他有事。

待那二位牌友走后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，往华大夫手心一放，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：

“有句话，还得跟您说。

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！

”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，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，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。

刷子李 码头上的人，全是硬碰硬。

手艺人靠的是手，手上就必得有绝活。

有绝活的，吃荤，亮堂，站在大街中央；没能耐的，吃素，发蔫，靠边呆着。

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，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。

自来唱大戏的，都讲究闯天津码头。

天津人迷戏也懂戏，眼刁耳尖，褒贬分明。

戏唱得好，下边叫好捧场，像见到皇上，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、大红大紫；可要是稀松平常，要哪儿没哪儿，戏唱砸了，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，弄不好茶碗扔上去，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上。

天下看戏，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得厉害。

您别说不好，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。

各行各业，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。

刻砖刘、泥人张、风筝魏、机器王、刷子李等等。

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，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。

叫长了，名字反没人知道。

只有这一个绰号，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。

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，专干粉刷一行，别的不干。

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，屋里任嘛甬放，单坐着，就赛升天一般美。

最叫人叫绝的是，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，干完活，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。

别不信！

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，只要身上有白点，白刷不要钱。

倘若没这本事，他不早饿成干儿了？

但这是传说，人信也不会全信。

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，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。

一年的一天，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。

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、点烟，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。

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，一直半信半疑，这回非要亲眼瞧瞧。

那天，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，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。

到了那儿，看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，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。

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。

这洋楼大小九间屋，得刷九天。

干活前，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，果然一身黑衣黑裤，一双黑布鞋。

穿上这身黑，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。

一间屋子，一个屋顶四面墙，先刷屋顶后刷墙。

顶子尤其难刷，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，谁能一滴不掉？

一掉准掉在身上。

可刷子李一举刷子，就赛没有蘸浆。

但刷子划过屋顶，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，自得透亮，白得清爽。

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，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。

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？

<<神鞭>>

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，悠然摆去，好赛伴着鼓点，和着琴音，每一摆刷，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“啪”的清脆一响，极是好听。

啪啪声里，一道道浆，衔接得天衣无缝，刷过去的墙面，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。

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。

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，每刷完一面墙，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，抽一袋烟，喝一碗茶，再刷下一面墙。

此刻，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，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。

每一面墙刷完，他都搜索一遍，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。

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。

可是，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，坐下来，曹小三给他点烟时，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，黄豆大小，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。

完了！

师傅露馅了，他不是神仙，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。

但他怕师傅难堪，不敢说，也不敢看，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。

这时候，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：“小三，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。

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，名气有诈是吧，傻小子，你再细瞧瞧吧——”说着，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，那白点即刻没了，再一松手，白点又出现了。

奇了！

他凑上脸用神再瞧，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，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。

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，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！

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，笑道：“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？

那你是在骗自己。

好好学本事吧！

”曹小三学徒头一天，见到听到学到的，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！

酒婆 酒馆也分三六九等。

首善街那家小酒馆得算顶末尾的一等，不插幌子，不挂字号，屋里连座位也没有；柜台上不卖菜，单摆一缸酒。

来喝酒的，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。

有的手捏一块酱肠头，有的衣兜里装着一把五香花生，进门要上二三两，倚着墙角窗台独饮。

逢到人挤人，便端着酒碗到门外边，靠树一站，把酒一点点倒进嘴里，这才叫过瘾解馋其乐无穷呢！

这酒馆只卖一种酒，使山芋干造的，价钱贱，酒味大。

首善街养的猫从来不丢，跑迷了路，也会循着酒味找回来。

这酒不讲余味，只讲冲劲，进嘴赛镗水，非得赶紧咽，不然烧烂了舌头嘴巴牙花嗓子眼儿。

可一落进肚里，跟手一股劲“腾”地蹿上来，直撞脑袋，晕晕乎乎，劲头很猛。

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“炮打灯”，点着一炸，红灯蹿天。

这酒就叫做“炮打灯”。

好酒应是温厚绵长，绝不上头。

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，筋酸骨乏，心里憋闷，不就为了花钱不多，马上来劲，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？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